

論語或問

十五

內閣文庫		
三七	八五	漢
函	一五	書
三二	五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15
冊數	13 ( 8 )
函號	277 218

論語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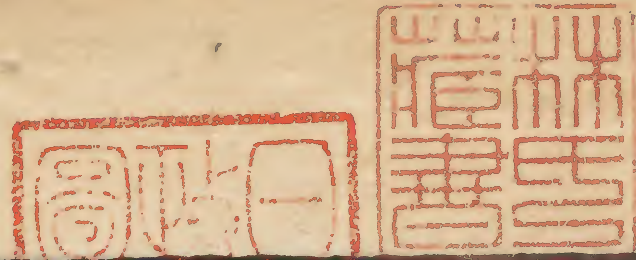




論語或問卷第十五

衛靈公

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  
 之事非入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  
 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  
 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  
 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  
 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  
 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  
 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  
 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



淺草文庫

論語或問

卷十五



語見輩薦仰視之也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日諸說如何日尹氏得之范氏所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亦前篇之失也謝氏之說亦非夫子去衛之意蓋以兵而言陳固兵之末以治道而言則兵又治道之末也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不善戰而問兵之末也揚氏之說亦非是俎豆固有司之事然君子於禮亦未有舍俎豆而能行者况此又孔子之謙辭非以為禮之末而以對夫軍旅之末也使靈公聞

孔子之對而問禮焉則其本末無不舉矣豈必專以其藏於器者而求夫天下之至曠哉且曠雜亂也亦非隱與之義固窮之說孰是日以文言之則舊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日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日以子路慍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失乎日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是亦不待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說諸如何日范說意善而語不精謝氏不欲以子路之慍為不能安貧而以惡上下之無交為言又謂知此則窮達不在我者皆失之過也揚侯



氏皆以窮斯濫為夫子戒子路有以見聖人謹微之意然楊氏委曲詳盡侯氏切直簡當又各有所長也讀者宜深味之

或問二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

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闢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獨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彼其聞之則亦脫然踰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其



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然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向然豈有二致哉諸說皆善但皆有以博為病之意而侯氏為尤甚蓋既為之聖人則不可以學言既曰窮理則不可謂何用多學也其語意之間自相牴牾蓋如此是蓋不察乎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者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

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楊氏之說則善矣然其引顏子之意為說不若但引孟子之言之為當也

或問知德者鮮之說曰史記以此連上章為一特之語然則以陳蔡之木夫子路之慍見子貢之疑於多學皆為未知德也與諸說唯范氏近之而其意似專指陳蔡之木夫也諸說多謂知德為自知其德而以食為知味為說若是則曰知道可矣何知德之云乎既曰德則乃已之所得也豈有已既得之而反不知者哉侯氏所謂知德則知道者語尤倒置不知其所謂道德者如之何而別之也豈其



隱於老子先道而後德之言而不自知也耶  
或曰恭己之爲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  
事乎操脩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爾其無爲而  
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不  
知其所以然者也諸說如何曰范氏以用久爲說  
呂氏以體信達順與人爲善爲說揚氏以奉天爲  
說固皆善矣夫子之言未及乎此也而自古帝王  
之爲治蓋亦莫不然者夫子何獨於舜而稱之乎  
故謹味夫子之言則此章之說侯尹氏得之爲多  
而謝氏說又見其所以獨言舜之意雖若與侯氏  
小異然合二說而觀之則知其時事心迹無一不

然而足以見聖人之言蓋非偶然而發矣曰以書  
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觀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  
四凶恭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曰即書  
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  
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  
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  
闕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  
及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己之效也柰何曰因其時  
事之適然也而舜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  
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  
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鴆毒而其所



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也  
或問五章諸說如何曰程子於此無所解釋而微發  
明其意或借其語以明學問之大槩故承其說者  
多所謬誤如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皆猶曰不行於  
妻子之行爾范謝楊氏乃皆以爲身不行道之行  
者非也范說道無往而不可所見無非道之云亦  
虛矣又曰使子張從外而入者左非是夫忠信篤  
敬豈從外而入者哉獨其論子張之學外有餘而  
內不足者得之耳謝氏君蒿悽愴之說亦過之參  
倚之說與楊氏語雖不同而意實相似也若以爲  
別有一物恍恍惚惚似有形象而往來乎心目之

預爲可以卷懷之計也范氏大意得之謝氏所謂  
愛君者善矣然專以明哲保身爲說則亦有所未  
盡也夫君子之出處一於義而已初非有計較利  
害之心也然一不中節而失於激訐之過則在已  
固爲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  
臣之罪其所以不敢過於爲直亦不專爲保身計  
也侯氏謂史魚知直而不知權史魚之事於君臣  
之正亦或小失之非獨不知權而已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諸說多善但范氏以失人爲不得  
其所處蓋曰我所以處人者不得其所取而語意  
不明讀者不能無疑也楊氏成德達材之分德之



與材固有優劣然其中亦自各有小大之差耳不可專以德爲上而可與言才爲下而不可與言也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教人爲言則亦大拘而於事理亦有所未盡耳或問殺身成仁之說曰程子至矣尹氏亦爲得之范氏雖不精密而亦寬博有味曰然則此章之旨其詳奈何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其意以爲德者吾身之所有殺其身則是不私至德也

上

問蓋源於程子所謂所見何事者然本文之意不過若曰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耳程子亦姑欲以此發學者之疑而以何事言之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之間而其意初不若是之怪誕駭人也今日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既出入乎老佛之間其曰平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正帶而道存者亦但爲頃刻之間頓整精神檢攝念慮以博取其所謂似有形象者耳是亦出於近世異端之餘論豈大學孟子與此章之本意哉尹氏此諸說最爲平實然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爲參前倚衡之事則



不可蓋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  
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  
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  
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冀其效也其旨深矣  
或問戶諫之說曰按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  
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  
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吊而  
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  
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諸說如何曰楊  
氏至矣然學者亦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  
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然務爲緘默而

然而殺身以成仁則是雖若不私至德而乃所以  
私至德也其語亦大巧矣曰謝氏之說如何曰其  
曰仁人於死生無擇云者蓋以仁人惟仁之安而  
於死生不見其有苦樂之異當死則死非不得而  
已捨生以取義也然但曰死生無擇則似以仁人  
之於死生都無所擇而聽其自爾如此則與釋氏  
之說無異而於聖人此章之指正相反矣又謂外  
物亦不足以間之者則亦專以心言仁而不兼於  
事之弊若如此言則老釋之學亦有外物不足以  
間之者而遽以彼爲仁可乎哉曰志士仁人之分  
何也曰楊氏之說得之若侯氏遂以志士爲仁人



則非矣曰其謂殺身成仁義也非仁也奈何曰仁  
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  
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  
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  
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或問八章之說曰程子楊氏得之范氏由己由人之  
說疎矣彼仁賢雖外而所以友而事之者獨不由  
己乎哉所引中庸誠明明誠亦恭是顏淵聞夫子  
之語而請事焉固不得為自誠而明矣若舜之事  
則其本固誠而下兼衆善取非自明而誠也呂氏  
以事賢友仁為達仁則是以己既有仁而達之非

為仁之事也謝氏專以敬心生為仁而於觀感切  
磋之際皆有有所略而不道恐未免乎容易輕率之  
病蓋其平日所以論仁者類如此非聖賢之本意  
也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  
陽氣雖始於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  
而未在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  
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  
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  
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  
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統天



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人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

有未備者矣說諸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范氏但以爲治天下致太平之事而不察乎夫子所以損益之意則踈矣謝氏非使顏子致戒於斯者猶其論是吾憂也之意楊氏以此為亦從周之意者蓋以其監二代言之說見第三篇矣若尹氏庶其不失程子之意也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氏詳矣凡前三說皆以事之遠近而言楊氏以地之遠近而言合而觀之則盡矣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氏之所推言者得之而其所謂自克者不若楊氏所謂無誠心已矣乎之說則



楊氏不知范氏之為得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范楊侯得之謝說甚矣文仲之賢蓋不至是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氏尤詳獨謝氏之意若以為橫逆之來反已而不以咎人者似非此章之指蓋此章之云責者乃求責之責非咎責之責其意則猶所謂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取非為橫逆而發也若以橫逆之言則直無責人之理不應猶以薄責為言矣其以不能遠怨為未知自愛者亦不可曉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乃理之當然而遠怨者乃其效耳非以自愛而

厚薄責於人以求遠怨也洪氏之說亦善雖責善

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為本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范侯尹氏用舊說謝氏結一說集註又有兩說而其一近蘇氏蘇氏曰惟謝氏乃莊生適而不悔之論非聖人本意他本知其孰是也讀者來之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君子群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肆奢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



而辨雅於患害之微辭也諸說之是非推此決之  
可也曰子以慧爲智而謝氏乃有與智相似而不  
同之說何也曰慧之爲言固明智之稱也吾之所  
言字之本意也特所謂小慧者則不本於義理而  
發於計較利欲之私也謝氏之所譏以其小者而  
言之也然曰與智相似而實不同者亦非是所謂  
智者固亦不能無大小之辨也曰察慧才智之說  
如何曰察慧蓋謂以察爲明者非此章之意也若  
曰才智則又質之義而德之政者尹氏不察夫小  
者之爲病而欲併是絕之其失遠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謝氏得之楊氏亦密然於

孫出信成二句不至於義而主於禮雖其才勢相  
因有如此者然亦當歸之於義文意始完備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范呂謝氏得之矣程子又  
嘗語朱長文引此章之語而發明之其意尤切而  
精義失之今見文集學者可以考也范氏引名譽  
以崇之謝氏引列禦寇事則皆若有未安者

或問二十章楊氏之說不大巧乎曰雖巧而有益於  
學者吾是以著之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范氏得之謝氏所謂不期於  
爭不期於黨者語涉新奇無以知其意之所在恐  
其直謂不欲其至於是耳若然則恐非聖言之本



意也楊氏語意亦疎蓋崖異未必皆與人爭其所  
謂和蓋陰指乎和而不同者言言之而味有以別乎  
知和而和之和也其論古人用字不同之說則得  
矣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范氏尤詳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一無所取於諸家何也曰諸說  
之於此章其意則皆義矣然其始既未察乎毀譽  
之所以名其卒又未知所謂斯民者爲指今日之  
民也是以其爲說也類皆不附經文而直述己意  
使人護之假見義理粲然曲有條貫而莫知其果  
欲置經文本意於何許也故其是非疎密之際若

有得而不可校者然熟察之則於經文之本意似  
皆未有所指是以不得而取耳曰然則毀譽之說  
奈何曰吾既畧言之矣請復詳之蓋曰譽者善味  
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味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  
亦驗其將然而味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  
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  
稱之味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  
有試而知其賢則雖善味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  
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  
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  
後世所謂耻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



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每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爲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爲有倚而以夫翹然無情者爲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曰斯民之所爲今日之民何也曰此難遽論請先考諸家之意而以經文訂其得

失然後此意可得而言夫古注范滂氏皆以爲三代之君賞善罰惡皆以直道如夫子之毀譽不私也此說善矣然而其說則經直云此三代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不得如今之云也謝侯尹氏得以爲三代之毀譽於人皆以直道亦如夫子之爲但侯尹不指言其爲民而揚氏又自爲一說亦以民爲言但以毀譽者爲一人直道而行者爲一人耳此其說亦皆可通矣然如其說則經直云此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亦不得如今之云者凡此數說既不通矣則以他文推之如伊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况今先言斯民而後



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  
之辭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  
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則嘗行其直道之民又何  
疑哉此經意隱微而衆說雜亂是以讀者不暇細  
讀而詳考之取班固漢書贊引此文以明秦漢不  
易民而化之意亦爲初得其文意者豈亞漢諸儒  
嘗有是說而何晏失之歟曰或者之一說如何曰  
是則近於古注范滂之說但斯民則通古今而言  
耳然其旨味比前說差若淵天讀者擇焉可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之義皆有所未通楊氏  
蓋庶幾焉而范氏意謂夫子之見聞猶足以及今

日史書之所闕者蓋如三家渡河之類此意亦善  
但其下所謂闕以示信以下則又可疑恐不若從  
胡氏而闕之之爲得也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巧言亂德揚氏所論巧言爲  
他人之言者得之但以亂德爲疑於有德則與下  
文亂大謀者不類矣范謝氏以爲自爲巧言能亂  
已德是又務內而畧外之失而又欲與下文小不  
忍者同利蓋不知彼言之巧而我聽之則是我以  
巧言自亂其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  
矣且巧言之人何德之或亂而巧言之害又何止  
於亂德而已乎若以亂德而言則其所以亂之者



又不特巧言而已也尹氏以為慎言可以成德則  
亂德者乃多言也非巧言也其說亦不通矣小不  
忍范謝楊以為無果斷之才侯氏以為無吝私之  
度兼此二說乃為盡其意取曰然則婦人之仁匹  
夫之勇強弱不同而皆為不忍何也曰忍之為義  
有所禁而不發焉爾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  
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尹氏所謂忍性者蓋亦可  
以兼此矣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同而揚侯猶善張敬  
夫又發明之義則益備如張敬夫曰易明者善惡有  
惡固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下  
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感而君子之

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故衆人之好惡  
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張子之意微而顯矣大率人  
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為人<sub>之</sub>理不可殊觀但人  
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  
大其所託之人哉謝說亦善但徇道不求道之云  
似非本文之意楊君所引皆與此文不類而揚氏  
為尤甚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本文正深責不  
能改過者之辭今諸說乃為能改則復於無過之  
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勸一懲意之向背  
則不同矣



或問三十一章之說曰楊尹之說得之范氏所謂餒  
存焉祿存焉者得之其曰祿必得祿以下則於文  
勢繚戾而不倫焉其所謂治本而不極末者雖若  
得之然為其所以為說者亦非也曰氏易易貧以  
憂道者善矣然亦非本文之意謝氏能處貧之說  
亦非也君子之於貧賤自不足以動其心非以其  
來既不可却而吾復有以處之然後不以為憂也  
尹侯氏以耕而謀食為學以進道之譬而以不祿  
祿為不謀食意亦善但文勢不甚乎正此外則胡  
氏之說亦有所發明也胡氏曰聖人之教小以成  
發達之謀食憂貧誠致之最上者亦必誘掖而  
使不淪陷於果陋也言雖平常意則高遠矣

或問三十二章之說曰程子備矣其深玩之范氏  
亦為得之謝氏養仁之說則又重內而輕外賤物  
而貴我之意也楊氏相因之意甚善但動之不以  
禮以下有所未安蓋動之不以禮乃於化民成俗  
之具有未盡善者非特為民之不服而已本抵此  
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  
仁為重仁能守之則本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  
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  
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曰程子范氏皆以此章  
兼臨政處已而言何也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  
莊蒞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及乎為政



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莊禮動不能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智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章之肯說者所以兩言之也曰周氏之問程子但以爲未能體仁而不及乎他豈皆已當於禮乎曰周氏所謂莊莊者不知其敬心之發而以爲外設藩垣不考曾子之意而誤用其語所謂動之以禮者又不深考於此文之本旨而誤以動爲已之作爲也亦不但未知體仁而已然程子不之辨者蓋姑指其大失而未暇悉及其小疵也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程子至矣但其所引四十一

動心者若可以明木受之意而於小知無所當疑或以孟子之不動心不及告子之早爲言然亦未有以必其然也范氏云君子之道大以下得之但章首四句語意若不倫者其亦踈矣呂氏於文意尤不合蓋其牽於經文可與不可之云欲皆主於君子小人之身而言殊不知若皆主於觀者而言以爲稱量斟酌之語則尤無可疑也謝氏以木受爲受道固木受之一事然觀本文之意似不指此必以此而言則亦貴理而賤物之意也其他語意不明然細考之似以爲君子之於道得其精而遺其粗故可木受而不可小知小人之於道滯其粗



而不及其精故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若果如此則亦誤矣蓋就其說而論其文義則不可小知者自有所不通以其說而析諸義理則又安有得其精而決不可以兼其粗得其粗而決不可以求其精之理乎其以相馬之說為喻則吾已辨於序文矣楊氏養其大體之云亦非此章之意與范氏章首四句其失畧同侯氏以君子所為衆人不識為不可小知似亦近之而文義亦有小不合者惟尹氏為庶幾得之然亦未知其所謂不可小知為如何要不若范氏之說為明白而無疑耳此外吳氏張氏之說亦善吳氏曰方殊之耕稼時視之猶入也且受堯之禾下若素有不之小人存

卒談之問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為仕賢使能之異也與

或問三十四章之說曰舊為此章之說以為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然有內外輕重之殊故仁之急有急於水火者然水火猶或害人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因民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之蓋近於侯氏之說然以今觀之曲折太多似傷巧密殆不若范氏之為得也但其語雜亂今節而取之曰凡民之惰以仁為難故畏之甚於水火蓋其蹈水火而死者有之而畏仁莫肯為也故夫子言水火能害人而仁不傷人所以教民為仁也如此



則語簡而意明矣若程子之意則其論畏仁甚於水火者猶范氏而以蹈仁而死為殺身成仁則可疑矣蓋蹈仁者未必皆致死也殺身成仁亦其不幸而萬有一焉耳况聖人之於不肯為仁之人而遽責之而必死於仁乎其地位亦大遼闊矣謝氏與侯氏畧同但以水火能養人而亦能殺人仁能養人而未嘗殺人為甚於水火則小異耳楊氏首句與侯氏同下二句與程子同但其曰冒利者小不同而又以蹈水火而不蹈仁為喻利而不知害則是責民之蹈水火而不責其不蹈仁也侯氏於此章之文義則固得之矣但死於仁是義也非仁

殺之也以不數語與說殺身成仁處相似所不可曉蓋其意若曰殺身以成仁者非以仁致死也理在當死必死然後為仁故君子不欲生以害仁而甘心赴死以成其德非以為仁之故陷於死地乃不得已而就死也然其辭有未達以欲為仁鮮紛歸咎於義之意則失之矣

或問當仁不讓之說曰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所



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爲者亦若是者  
是也大抵此與上章皆勉入爲仁之辭上章爲凡  
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  
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各有所當云爾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范謝侯尹之說皆善然未有  
發明夫子勉入勇於爲仁之意者若呂氏則固失  
之楊氏又以爲得之於已不容有讓高則高矣然  
未免乎夸夫義理之爲已私得而喜其不可以分  
入也是亦非聖人之本意矣且於不讓之文亦有  
所未合云  
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

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諒信之別則  
程子得之但所引孟子之言爲未安若曰備彼之  
執以甚此之固執則可取范尹之說亦善但范直  
以信爲諒尹以諒當信則爲未密至於楊侯或以  
貞爲正而不及於固或以貞爲固而不本於正亦  
胥失之謝氏非以正行之說似若過高然亦不失  
本文之意但以解釋文義爲不切耳

或問敬事後食之說曰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  
後其求祿之心取今諸說於敬其事之說皆得之  
而皆以爲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試以  
范說考之集註則可見矣而謝氏之意又以爲敬



其事然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  
毫釐之間无所當察也其為貧而仕之疑則張敬  
天嘗辨之亦可取也張敬夫曰事君者主於敬其  
事而已後其事猶後獲之意  
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  
計當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而為主也若曰為貧  
而仕食焉而已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揚氏又以庶官代天不可不  
敬為說亦不然但事自當敬取豈必為代天而後  
敬乎其曰矯誣而不可禱者又因代天而遂支蔓  
以及此取

或問有教無類之說曰諸說文義皆疎而侯氏尤不  
可曉惟范氏以人性為言者得之但以為有教之  
以惡者則非矣教之得名本以脩道化民為義孰

謂導人於惡而可謂之教乎張敬夫說則謬且盡  
矣然其於文義亦不若范氏之為得也張敬夫曰  
雖有不然而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  
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  
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思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  
之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  
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及  
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  
暴自棄而已也

或問道不同之說曰張子兼上章而言善矣范亦得  
之揚侯之說失之矣三仁所處不同而味嘗不相  
為謀也蓋歸苟同矣則何害其為謀哉雖或有如  
伯夷之於太公者然非如君子小人決無一事之  
可相為謀者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范尹得之但范尹教人不侮鰥寡  
云者非是若曰聖人之此心於是可見則可矣謝  
氏不欺之說恐非以語聖人楊氏之說則張敬夫  
推之尤詳矣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  
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  
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及席則告之席既  
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替者之道當然耳子  
張窺竊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迫  
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可當  
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  
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此以人則有待人  
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  
失其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  
必於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  
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  
非是侯氏以為聖人之仁者尤善但聖人之意告  
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於覆跌告之以在坐

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為而抑鬱無聊也不專為不  
使至於有過而已然使不至於有過固亦在其中也



論語或問

卷第十五終



